



中央编译文库·论著系列

中国佛典 翻译史稿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王铁钧◆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央编译文库·论著系列

中国佛典 翻译史稿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王铁钧◆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典翻译史稿/王铁钧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
ISBN 7-80211-345-8

I. 中… II. 王… III. 佛经—翻译—史料—中国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752 号

中国佛典翻译史稿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7)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0(编辑部) 66509364(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 作者简介 ❧

王铁钧，1954年生，男，
现执教于华侨大学外语学院，
主要从事日本学研究史，中日
文化交流史及翻译史研究。近
年来已出版《日本学研究史
识》、《中日关系史论》、《翻
译史研究新论》等学术专著。

责任编辑：贺和风

本书策划：人文在线

(www.humanitybook.com.cn)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 杜英男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前 言

史载张骞远使，闻浮屠于西域；汉明帝金人入梦，致白马驮经，佛法东传。自摄摩腾、竺法兰始，西域胡僧赍经传法于中土，是以西土佛教流传中国二千年。

述佛法传承及佛典见在，于南北朝始，即有专撰，且续出不断。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亦称《祐录》）发其先声，慧皎《高僧传》乃随其后；至隋，有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亦称《费录》）；李唐一代，则有道宣《续高僧传》、智升《开元释教录》；宋为会昌毁佛之后佛教重兴之世，是有赞宁《宋高僧传》；元、明及清，亦是传有后续。元有昙噩《六学僧传》、觉岸《释氏稽古略》；明有如惺《大明高僧传》、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清有彭际清《居士传》……僧传及经录，俱见于斯。

叙中国两千年佛典译事，却未见有完整著述。初唐时人释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开元释教录》作者智升亦撰《续古今译经图纪》，然其所载惟李唐及其之前译经史事；且述译人译籍译事，用笔过简，多是三言两语带过。虽赞古人惜墨如金，要言不烦，然以翻译史论之，则不免有述事不详且挂漏孔多之嫌。

是故，忝为翻译史研究之举，余试为中国两千年佛典译事撰史，然自审学识谫陋，未敢率尔操觚，乃借资于诸典籍，竭余心力，

是成此书。实未能自信为完善,谬误缺漏必定难免,姑发其凡,以待来哲尔。

目 录

第一章 汉、魏时期	(1)
一、佛教初来	(1)
二、摄摩腾、竺法兰与《四十二章经》	(5)
三、安世高、支娄迦谶与大、小乘经系	(11)
四、支谦、康僧会与三国译经	(21)
第二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	(50)
一、玄、佛同流与般若学译典	(50)
二、竺法护与西晋译经	(58)
三、晋室南渡与东晋译经	(75)
四、竺佛念与前秦译经	(92)
五、道安与长安译经	(96)
六、鸠摩罗什与后秦译经	(120)
七、前凉与北凉译经	(171)
八、佛教之南北二统与南北朝译经	(177)
九、僧祐《出三藏记集》与慧皎《高僧传》	(213)

第三章 隋、唐时期	(222)
一、隋代译经	(222)
二、初唐崇佛与唐初译经	(231)
三、高宗奉佛与玄奘三藏	(235)
四、则天当国与新译时代	(253)
五、玄宗之后至武宗之前——唐代译经之尾声	(263)
第四章 宋、元时期	(271)
一、宋代译经	(271)
二、辽、金、元佛教弘传与译经	(279)
三、西藏后弘期佛教复兴与译经	(284)
第五章 明、清时期	(288)
一、明代佛教与智光译经	(288)
二、清代佛教与“国语翻译藏经”	(289)

第一章 汉、魏时期

一、佛教初来

印度佛教始创于公元前 6 世纪中叶,时为中国春秋之世。然于释迦牟尼传教之时及其圆寂之后一二百年,印度佛教影响范围尚不出恒河流域,即北止于喜马拉雅山麓;南至频阇山脉;西到摩头罗;东及鸯伽国,大致囿于今日中印度与东印度地域。直至公元前 3 世纪,即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①佛教才走出印度,向南往斯里兰卡及东南亚方向播散;向北则于小亚细亚地区流传,并传大夏、安息、大月氏,又越葱岭及至西域,后随丝绸之路商旅往来与文化交流而传来中国。

佛教何时传来中国?具体年代尚无定论。推测之,佛教传入中土是在公元前 2 世纪之后。时为西汉王朝,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中原之地与偏远西北,乃至绝隔万里之中亚诸国遂有通交往

^① 古印度摩揭陀国王朝。公元前 321 年,月护王率兵赶走马其顿人,推翻难陀王朝后新建王朝。“孔雀”据说从其母名。阿育王在位时国势强盛,除半岛南端外全境统一,并定佛教为国教。孔雀王朝被灭于公元前 187 年前后。

来。有“丝绸之路”开通在前,方有佛教东传佳话续后。《魏书·释老志》云: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张骞出使西域,“始闻有浮屠之教”,佛教之名亦随张骞西域归来而闻于国中。张骞西域归来为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照此说来,佛教传入中国只能与此同时或是在此之后。虽就古文献而言,似早在张骞之前,国人对西土佛教就已有耳闻,如《列子》云:

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

后人多有据此而称孔子亦知有佛。又三国时颖川人朱士行之《经录》言:

秦王政四年,^①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赉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据朱士行《经录》所云,西土佛典早在战国末期即为西域僧人传至中土,比起张骞出使西域,佛教东来更早200多年。《广弘明

^① 秦王嬴政后灭六国而海内归一,是谓始皇帝。秦王政四年,即其即皇帝位前22年,乃公元前243年。

集》引《老子西升经》则将佛教东来推至更早，^①指为春秋时期，曰：

符子云：老子先师，名释迦文。

《佛祖统记》与《天人感通传》更称周天子时华夏已奉佛教。^②

然上述诸言多不可信。《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所撰，但后人多指其乃伪作，极有可能出自魏、晋时人之手。岂止今人不信，早在隋、唐以前，《列子》斯言已难与闻，六朝以后，更鲜有人再引《列子》以证孔子尊佛。朱士行《经录》所载亦不足征信，即如蒋乔维所言，“朱士行《经录》谓秦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③《广弘明集》、《佛祖统记》、《天人感通传》所载亦同，此类文献多非实录，姑妄听之不妨，以史实待之则不可，亦不必。

通常认为佛教东来还是汉明帝之时，《四十二章经》则为中土最早佛教译典。传说汉孝明帝夜梦神人，故遣使诣人月氏国，译写《四十二章经》还洛阳，此发西土佛典东传之先声。南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载：

逮孝明感梦，张骞远使，西于月支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帝王所印，于是妙像丽于城闾，金刹曜乎京洛，慧教发

① 《广弘明集》为佛教文集，唐道宣撰于麟德元年（664年），共30卷（后分为40卷）。为《弘明集》续集而体例略异，文体博杂，涉及佛教在中国历史传播、佛道之争及义理讨论。

② 《佛祖统记》乃佛教史籍，南宋僧人志磐仿正史体例编撰；志磐引用典籍及释、儒、道门诸书，历11年而告功成，共计170部；《天人感通传》，全名为《道宣律师天人感通传》，系唐道宣所撰。

③ 蒋乔维：《中国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挥，震照区寓矣。

其《新集撰出经律论录》集录《四十二章序》亦云：

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今传于世。

只是孝明帝所遣赴西域使者中见有张骞之名最是奇异。张骞出使西域以开“丝绸之路”，时为西汉武帝刘彻之世。东汉明帝刘庄之时，张骞又何来之有？南梁陶弘景《真诰》注曰：“按张骞非前汉者，或姓名同耳。”姓名同，出西域亦同，如此巧合实难信耳。至北宋初蜀版《丽藏本》已不见张骞之名，而是改为“中郎蔡愔”；《世说·文学篇注》注引《牟子》亦无张骞之名。显然后人已知此乃史笔有误，致张冠李戴并以讹传讹。

有关汉明帝遣使赴西域求《四十二章经》事，除南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外，《汉法本内传》、^①南梁慧皎《高僧传》亦有其载，且叙述更详。谓东汉永平十年（67年），孝明帝夜梦神人，顶有白光，身長丈六，翌日，乃集群臣以占梦。兰台令使傅毅奉言“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孝明帝于是遣羽林中郎将蔡愔、博士王遵等12人出使天竺。蔡愔一行出西域，访佛法，写浮屠遗范，并幸遇天竺沙门摄摩腾与竺法兰，蔡愔邀其同来东土弘法。后蔡愔一行与摩摄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东还洛阳，于是立

① 《汉法本内传》作于何朝何代，无可征考。据《续集古今佛道论衡》载，《汉法本内传》共5卷，即《明帝求法品》、《请法师立寺品》、《与诸法师比较度脱品》、《明帝大臣等称扬品》、《广通流布品》。《大唐内典录》称其为佛法初来时所作，但未可征信。有关汉孝明帝夜梦神人事载其卷三《续集古今佛道论衡》。

白马寺于洛阳雍关西，^①二僧驻锡于此，并译经于此。中原之地建佛寺僧庙自此始，中国佛典翻译亦始于此。

二、摄摩腾、竺法兰与《四十二章经》

摄摩腾、竺法兰俱为中天竺人。

摄摩腾，亦称迦叶摩腾。梁慧皎《高僧传》载，摄摩腾大、小乘皆通，终年四方云游，尝于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后遇往大月氏国寻佛访法之汉使蔡愔一行，为前往东土传法，摄摩腾“誓志弘通，不惮疲劳，冒涉流沙”，终与蔡愔等人来至洛阳。对摄摩腾东来传法，汉孝明帝礼待优渥，“以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此精舍者，即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高僧传》又称，摄摩腾东来与洛阳白马寺之建造为“汉地有沙门之始也”。可惜当时佛教于东土鲜为人所知，信者殊少。“大法初传，未有归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摄摩腾在中原之地无奈曲高和寡，并不见信者趋之若鹜。

摄摩腾入关中不久后即歿于洛阳。

竺法兰，自言可诵经论数万章，被尊为天竺学者之师。竺法兰与摄摩腾于云游中邂逅相识，后又一同巧遇汉使蔡愔一行，于是竺法兰与摄摩腾随汉使蔡愔等人同来关洛。抵洛阳后，竺法兰、摄摩腾同止白马寺，共与译经。梁慧皎《高僧传》记竺法兰来洛阳之后，“少时便善汉言”，使其译经“言路”不塞。“天竺学者之师”亦

① 南梁慧皎《高僧传》卷一《汉雒阳白马寺摄摩腾传》则称，此寺原名“招提寺”，“白马寺”乃后来才改。曰：“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

非浪得虚名。昔汉武帝清昆明池底得黑灰,不知是何物,问东方朔,东方朔亦不得知,但云可问西域人。此事见《幽明录》所载。后竺法兰至洛阳,众人以此事问之,竺法兰答曰:“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此话深为闻者服,是以信者日众。

竺法兰后卒于洛阳,寿六十余。

《汉法本内传》还载摄摩腾与竺法兰来到洛阳后,永平十四年(71年),关中五岳十八山道观上书朝廷,请与佛教沙门斗法。明帝遣尚书令宋庠,传喻道、释两派斗法白马寺。是时,南岳褚善信、华岳刘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吕惠通率道众690人筑坛白马寺南门外;佛门僧众则于道路西侧置佛舍利子及经、像。斗法时,道众口念咒语,纵火焚坛,却偏偏不燃圣典,诘知火反,悉归灰烬。道路西面,佛舍利子放五色光,摄摩腾飞升天际,现诸神怪。观者无不叹服,吕惠通等众道人及内宫妇人230人,立时皈依佛门,皆愿出家。汉明帝因此敕所司建十处佛寺,僧庙为七,尼庵为三,尼庵建在洛阳城内,僧庙则建于洛阳城外。

只是《汉法本内传》所载未必可信。关中佛教遂成气候还在汉桓帝之时,即安息国沙门安清与支谶来华之后。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之后至安清、支谶来华之前,此80年间,中国佛教尚是默默无闻,二十五史即无此间中土佛教形迹之述笔。佛教毕竟初来乍到,于中土犹是曲高和寡,纵是摄摩腾、竺法兰竭力弘教,关中礼佛之风形成亦需时日,说当时洛阳已有佛寺10处,并有近千男女信者相继皈依沙门,显然过于夸大其辞,此不可信一;其二,东汉时期,朝廷严禁汉人出家为僧,直至三国时,方有颖川朱士行依所传戒法剃度出家,史称汉僧第一人。故所谓汉永平十四年僧、道斗法白马寺后近千男女信者皈依佛门,是以汉明帝敕所司建寺云云,实属无稽之谈。

摄摩腾与竺法兰来到洛阳之后所译经籍，据梁慧皎《高僧传》载，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佛本行经》，及《四十二章经》。见之《经录》者，除《高僧传》所载之外，还有《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且所译经籍卷数俱有存目，即：

《十地断结经》 4 卷

《佛本生经》 1 卷

《法海藏》 1 卷

《佛本行经》 5 卷

《四十二章经》 1 卷

以上诸经，梁慧皎《高僧传》称其乃当年蔡愔出使西域所获之天竺经抄。可惜，除《四十二章经》外，余者俱阙，《高僧传》云：

移都寇乱，四部失本，^①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相传《四十二章经》译出之后，汉明帝将其藏于石室之中，后始流传，即如《高僧传》言“初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兰台者，乃汉时禁中藏书府地之雅称。

但《四十二章经》真是当年摄摩腾、竺法兰所译之佛典？近世以来，学界对此颇有怀疑。

可以确定，《四十二章经》于东汉时即已行世。《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上桓帝书》有“三宿桑下”与“革囊盛血”二辞，此即出自《四十二章经》，亦是《四十二章经》于东汉时即已行世之佐证。只

① 即《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佛本行经》，共4部。